

澠水燕談錄





瀨水燕談錄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錄談燕水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 闢 之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澠水燕談錄序

澠水譚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譚說也。余登科從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國。而爲貧未果。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譚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蓄之中橐。以爲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遺餘年耳。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錄得之。故無先後之序。紹聖二年正月甲子序。

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爲譚助而已哉。齊國王闢之聖塗。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於燕閒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於賦詠談譚。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來守蒲。聖塗方爲邑河東。因得其錄而觀之。十二月朔。昌邑滿中行。思復碧莎廳題。

澗水燕談錄目錄

卷第一

帝德十八事

讜論十一事

卷第二

名臣五十事

卷第三

知人四事

奇節十三事

卷第四

忠孝十五事

才識十三事

高逸二十二事

卷第五

澗水燕談錄 目錄

官制 二十七事

卷第六

貢舉 十四事

文儒 書籍附 共十四事

先兆 二十一事內一事未全

卷第七

歌詠 二十四事

書畫 十一事

卷第八

事誌 三十六事

卷第九

雜錄 三十六事

卷第十

談諠 二十三事

稗海所刻澗水燕談錄十卷。缺第十卷談諠一則。以第四卷分作兩卷。符十卷之數。又缺序目。非足本。

也。是冊乃虞山趙清常家藏本。前有王聖塗自序。同年進士滿中行題語。其第十卷從宋雕錄出。餘各卷較稗海又多三十一條。粲然完備。亦可喜也。癸丑季春。雨窗李北苑題於京邸之鷗舫。

讀畫錄卷之一

清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李君實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見先生畫讀先生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及畫勝始知先生精繪事遍覓其手跡不可得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書意味浹心有欲起舞者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爲主極服先生議論愈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子以先生畫帙一冊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先生畫以意少變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妙至於題畫諸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後未易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畫有三數幅佳畫擇其最愜鄙衷者錄于後題畫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將人去茶熟香溫且自看爲王章甫畫黃葉陂深隱釣舟蓼花瑟瑟水悠悠鷓鴣睡熟漁翁醉偷取瀟湘一段秋寒江待別圖雲去蘭亭雁影孤凍痕淅淅上蘼蕪噓呵滴得梅梢雪爲寫江干特別圖題畫與曹允大黃石堆牆竹埽雲澗流花落去紛紛讀書聲到樵人耳樹擁峰迴又不聞題畫小卷江上孤吟欲暮天一舟橫渡草纖纖柳花飛盡黃鸝啞只好低頭聽杜鵑題畫與沈子廣烟中浦激出復沒霜外柳枝疎又

斜。秋色不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

題畫高孟奕扇

卜築新開水竹扉。日斜烟樹望成圍。數聲柔櫓蒼茫外。多

是尋僧訪鶴歸。

題陸開田扇

石田茅屋入雲峰。一帶清溪漱玉龍。隱者近從王屋至。天壇移得小虬松。

題畫高紙與張

雪面

雪後茅堂護曉寒。酒餘呵筆佐清歡。不須更簇閒花草。凍柳梢雲已耐看。

題畫與沈子虞

雨寒松閣恣高眠。

夢入金庭陟紫烟。七十二峰多忘却。聽泉剛記到開先。

題畫與沈子虞

帳掛元綃烟霧冥。簾波疊疊水涵星。碧雲

不動高天迥。夢遶廬山九疊屏。

與沈翠水論繪事因題所畫便而

烟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溜渠。何處秋光閒入夢。

琵琶亭子對匡廬。

畫沈明允扇

秋林薄處見山巔。霜樾烟柯指顧便。小作沙垠容野艇。空明留與白鷗天。

白描梨花

雨香雲淡月霏微。薄薄鉛華淺碧衣。却似道山春宴罷。水晶簾下拜安妃。

小橋逸

山亭放眼入遙天。疊疊

春沙萬井烟。鬪草踏青兒女事。且教留住賣花船。

題畫扇

霜柯霧樾冒寒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釣處每教雲

氣掩。不令聲跡認羊裘。

題畫緒緝小幅

柳淡波寒春事遲。雨晴剛得曬鸕鷀。社回故作閒風調。醉手離岐顫釣絲。

甲子二月。訪陳眉公先生湖上。阻風朱涇。寫風雨維舟卷。

江店酒香花正穠。午潮初上碧連空。篷籠暫掩蕭蕭雨。柳外晴霞一縷紅。

乙丑三月

三日北上。伯遠送余至京口。舟中無事。爲寫小景。

雲林興寄轉高孤。老木虛亭傍太湖。曠朗不容塵隔斷。一痕山影淡如無。

溪山入夢圖卷

做大

釣罷輕舸且蕩烟。遠山遮盡近留巔。不須更怯笭簖雨。江樹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

先生筆墨者。讀諸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多情他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贗筆相易。亦欣然爲

題署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索畫。稍倦則謠詠繼之。購其真蹟者。得之閨房爲多。冊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山陰祁止祥題。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只作等閒事。孫阿匯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上。豈非以氣韻勝哉。元宰先生一筆一墨。真足度世。神品不如逸品。于此益信。倪闢公題。每歎世人輒學倪迂。不能引鏡自窺。何以爲貌。雲間先生嘗云。不讀書人。不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爲畫。然能萃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北海孫寶仍題曰。吾師風流文彩。照映海內。其秀如廬岳千尋。其遠如蜀江萬里。閱此一往。如侍顏色。毛卓人題。婁江秋雨聽潺湲。東澗西田自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滿山。楊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深深。獨看雲峰曳杖尋。忽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行其志。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餘。偶及繪事。寫生酷似白石翁。有十集詩行于世。家故不貧。散金結客。晚年金盡。好客猶不已。常于滁陽道上。值二三故人北還。欲有以贈之。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他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但希免子錢耳。時人笑之。然頗有哀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先生。候官能始曹先生善。皆年七十三沒。余集三先生手蹟。都爲一卷。顏曰。三十三先生手蹟寶藏之。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畫文敏同郡，同時筆墨亦相類。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爲屈指。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題云：梅道人有此圖，峰巒險絕，人物叢萃，爲收藏家所賞。此幅蕭疎見長，散乘小果，自足証道，不必學如來面孔也。周廣菴題：翠帶春風，想見張緒當年。元徽之云：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頑榦纖枝，爲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雙樹孤舟靜，山空鳥不喧。爲詢垂釣叟，曾否是桃源。

李長蘅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妻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於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子柔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子柔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中一姬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攜回張室中，海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壓雲突兀一峰蒼，石路寒松共渺茫。莫怪丹青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方田伯題：幾家茅屋翠微橫，石壁疎林無限情。絕少人行向山峪，儼然古刹有鐘聲。談長益曰：長蘅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不意遽返道山，每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封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所遇，縱於酒，縱於畫，山水花卉皆多奇致，醉後逞筆尤英。

英自異也。人索其畫者，不恆得。或怒詈人曰：「若輩安足知余畫！」顧酒錢乏，則又急作一二幅，與裝潢人郭華陽。郭則跪進酒資。酒資既足，復傲睨不肯爲人作。或怒詈人如故，以故其畫益貴重。至其子眞源公，以進士爲名侍御。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公豁達不羈，好雅誼，常於筵間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嗚咽泣數行下。座客詢之曰：「少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一二同人間復登場，今老矣，幾日春風，遂非年少。」聲音易觸，徒羨他人，乃知髀骨之痛，唾壺之歎，了不異人耳。聞者羨其達。

陳旻昭

陳旻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昕。江寧人，性豪爽，事親孝，交遊廣。詩文古崛，精繪事，爲諸生時，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三藏僧舍爲家，非大故弗歸。諸衲子爲修羅屈抑者，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護己腦目。癸未成進士，登第後，門無懸額，第無杆旗。堂無優伶，室無妾媵。旣斷葷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筆，每覽其畫，輒引人坐清淨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上。雖三數語，亦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稚恭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已俱，觀涉江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甚多，皆零星未及鈔訂。同里錢季水藏之。又秋粕五七言詩四百首，亦未刻。余獨不喜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忘情，不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厭倦。酒間時出滑稽語，使人絕倒。家大人與涉江善，嘗云：「於岑寂無聊中，時憶此老妙舌。」

魏考叔

魏考叔之璜。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顧文莊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媚弱。有不勝羅綺之態。殊不然也。淡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可據勝場矣。余猶及交公。蒼顏修髯。似深山老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貧。匿影閉門。日事盤礴。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給於十指。不肯干人。當時留都士宦。比於北往來舟騎。尤夥。慕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惟招之飲。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弗樂也。年近八十。卒於秦淮水閣。冊中皆七十餘外爲予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較山水爲多。考叔行書撫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公詩如問朗公病。短榻延朝夕。孤燈伴死生。贈友載見一回老。相逢各盡歡。皆爲人傳誦。考叔尊人堯臣。亦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宮斗母殿壁。尙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考叔周晬日。其尊人臂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叔手之堅不捨。尊人歎曰。又一畫工矣。奈何。

魏和叔

魏和叔之克。考叔弟。更名克。亦工山水。寫水仙。則妙極今古。子百雉都。與予爲文字交。嘔心爲舉子業。卒不博一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菰苑。不得志場屋。僅博一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參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畫筆意高秀。絕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行其志。嘗以除夕視餅粟。餘升許。復覓楮數枝。爲二親一日供。凌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平

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爲構小閣。顏曰節霞賦。白日掩荆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還葛霞甫一龍。顧與治夢游。劉今度象先。程望尼希孔。數人而已。與予從兄敏求比屋居。余又交其子喆。故余得其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喆字方魯。畫宗其父。圖松尤奇秀。守節霞閣。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予北還。贈以詩。板橋花隙種桑麻。纖屨先生恹悼家。只識前修真寂寞。應知後美賤繁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眼烟雲畫一叉。肯羨東鄰釜底熱。寒門久已節松霞。母沒能盡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七處和尚。卽朱翰之。睿啓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陵畫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秣陵之畫一變。士夫衲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芑芻遊。自名七處。人稱之曰七師。數椽南郭外。蕭然瓢笠。不肯輕爲人落筆。但數過諸蘭若。衲子有求必應。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予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曰。凡作詩文字畫。須楮墨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閱者目動心搖。始稱快筆。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倉古之中。寓以秀好。極點染處。見其清空。始稱合作。七師畫吾無間然。子常曰。每展七師畫。覺一冷面老瞿雲。立於吾前。師望八始寂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南郭諸衲子所有。皆爲人索取殆盡。近則贗筆紛出矣。子知鄧。

朱知鄮

朱知鄮字思遠。翰之先生子也。幼與陸可三、魏百雉、汪子白、羅星子、高康生、予從兄敏求、及余爲同硯友。思遠木獨傑出。頗有文譽。晚乃棄去諸生。工畫。力學爲詩。畫與尊甫並有聲。詩頗奇鑿。予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君曰。家公筆下。只是打發得開。余曰。打發得開。何足云。君曰。君到打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君謂有他異耶。予甚旨其言。君自北回。佚馬傷足。不良於行。攜妻子入溧水山中。或名璆。或名遠。或字遠公。窮甚。衆悲其志。偶入城。病卒於承恩僧舍中。友人殮之。詩數卷。板行與未鐫各半。其子藏於家。子亦能畫。近閩人魏惟度刻詩持。不知何從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後知己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來屈指同人。惟星子、康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遲。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有過平陽水陸社。見吳道子真蹟數十幅。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子預做章侯。豈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暨陽時。得交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齡。卽得以筆墨定交。辛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莫逆。

交。余方赴灘。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可識其曠懷矣。後十餘年。再見湖上。冊中所存。皆在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章侯兒時學畫。便不規規形似。渡江揚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閉戶摹十日。盡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則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蓋數摹而變其法。易圓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辨也。初畫楚辭像。刻于山陰。再刻水滸牌行世。及崇禎間。召入爲舍人。使臨歷代帝王圖像。因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畫博古牌。略示其意。章侯性誕僻。好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爲搦筆也。一鯁齷齪者。誘之入舟。云將鑒定宋元人筆墨。舟旣發。乃出絹素強之畫。章侯科頭裸體。漫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洩他人代求之。終一筆不施也。以此多爲人詬厲。年五十六。卒於山陰。存詩一帙。余爲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蓮道友。布墨有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臥古人。豈顧餘子好惡。程翼蒼曰。老蓮人物。深得古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復不讓古人。方輿三曰。北宋閻次平。南宋張敦禮。徐改之。專借荆關而入。自脫北僧躁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楊猶龍曰。予辛卯于役八閩。定交樸園。酒闌燈地。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歸而索晤於錢塘。握手歎然。不似初相識者。爲予作畫數幅。高古奇駭。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笥。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徒囊中千金耳。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桓宣武。竟爲盜資。可勝歎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別章侯於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侯書。併書畫扇。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己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爲作寫生圖數

十種雄奇凸凹。予謂吾黨當爲老遲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雷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畫冊四部示余。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擲口張目。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予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卽向櫟園乞冊耳。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

惲道生

惲道生向後更字香山。香山爲高材生。治詩以制義名世。晚乃棄去。獨工畫。高自位置。恥與平流伍。常以十幅贈余。傲然曰。今人畫特描金匠耳。又常題畫貽余曰。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似無而有愈甚。其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道也。晚年尤縱橫如意。妙極自然。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嘗登泰岱。得山水雄渾之趣。故其落筆非凡。近可擬王。于一曰。香山如老將橫力砍陣。筆墨所到。山不暇樹。雲不暇懶。沈啓南後一人也。然頗爲俗筆所詆。良由胸中多數行書。少輕媚習氣耳。詩文皆然。豈獨畫哉。余在青齊。得其三四巨幅。是最得意筆。著畫旨四卷。張爾唯太守屬孫阿匯序而梓之。香山去世。梨棗遂不可問。

邵僧彌

邵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極爲吳人所重。隱於瓜疇。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蒹葭秋水一船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誰寫得。月痕猶識邵僧彌。又爲余作結茅圖。季介菴題曰。山深木